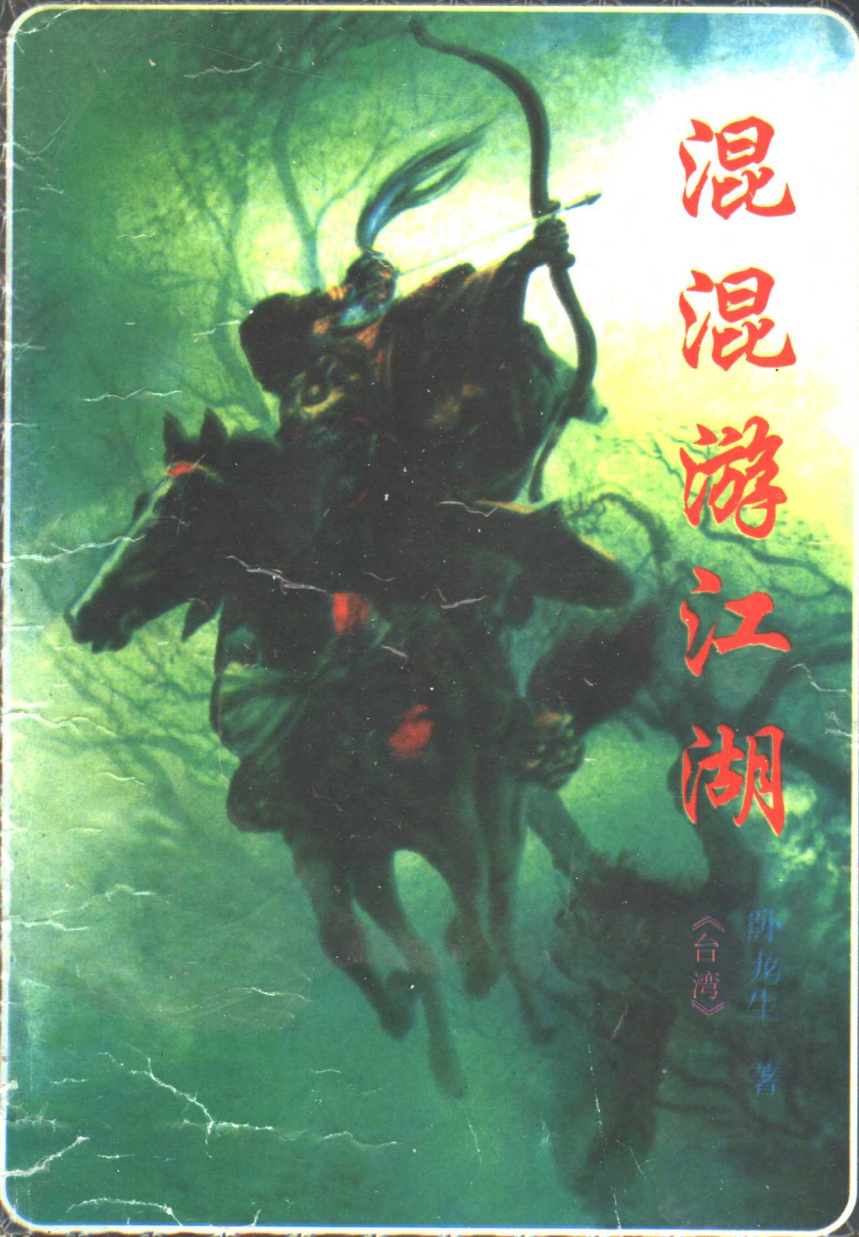




混混游江湖

卧龙生 著
《台湾》

混混游江湖

中

(台湾)卧龙生

内容提要

一代侠士江天涛、受奸人所害，父子相见不能相认。后投师“海棠仙子”为师，艺成下山，惩恶魔、除妖女、铲邪恶、威震武林。

行侠中，与表妹、师姊、“三钗女”等巾帼结为终身连理，八女许一男传为江湖佳话。

全书故事情节曲折、武打场面生动、男女情爱缠绵，实属武侠小说中的佳品，使人看后回味无穷。

目 录

第 一 章	明身世摘星楼盗宝·····	(1)
第 二 章	寻宝剑独走梵净山·····	(37)
第 三 章	阴差阳错误食仙果·····	(73)
第 四 章	论婚设插不智之举·····	(110)
第 五 章	对月人瘦痴念成空·····	(147)
第 六 章	紫血玉钗幸不辱命·····	(182)
第 七 章	奉父命出访三钗帮·····	(218)
第 八 章	闻急讯速返九宫堡·····	(255)
第 九 章	迷路途巧遇天雷子·····	(291)
第 十 章	红衣女怒惩淫花贼·····	(349)
第 十 一 章	飞蛇邓驾舟龙凤岛·····	(364)
第 十 二 章	避敌用计金蝉脱壳·····	(394)
第 十 三 章	金面哪咤以武会友·····	(428)
第 十 四 章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463)
第 十 五 章	赠狮会力战霹雳豹·····	(498)
第 十 六 章	除恶魔星夜追毒女·····	(536)

第十七章	江天涛喋血内方山·····	(567)
第十八章	除四恶血溅龙虎门·····	(602)
第十九章	青元观老道生事非·····	(637)
第二十章	龙首大会高手云集·····	(671)
第二十一章	吃尽四海讨遍八方·····	(701)
第二十二章	生妒意莫道女儿娇·····	(740)
第二十三章	逼无奈独闯罗汉阵·····	(774)
第二十四章	世事沧桑身不由己·····	(810)
第二十五章	追恶魔再上烟筒山·····	(844)
第二十六章	除强敌天雷子发威·····	(878)
第二十七章	贩夫走卒扑风捉影·····	(913)
第二十八章	树大招风名大遭嫉·····	(946)
第二十九章	九龙堡老父忆往事·····	(981)
第三十章	龙凤鸾故事大结局·····	(1015)

第一章 明身世摘星楼盗宝

夜幕，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

狂风，如山崩海啸，不时响起树断竹折的声音。

暴雨，势如倾盆，宛如万丈突崖下泻的巨瀑。

震撼山林旷野的霹雳，随着一闪继一闪的刺目电光，一个接着一个，大地震颤，雷声不绝，愈增暴风雨的汹涌声势和夜的恐怖！

就在这风雨肆虐，雷电助威，天宇翻腾得令人窒息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怒马狂奔，铁蹄击在山道上的清脆声音。

又是一道强烈的刺目电交，划破了漆黑的夜幕，给宇宙带来刹那的光明，照亮了群峰颤动，耸拔嵯峨的幕阜山区。

只见一匹青鬃健马，昂首竖鬃，迎着狂风雷雨，飞驰在通向‘系舟峰’下的人工石道上。

马上，是个身穿黑绸剑衣，肩披长敝，背插长剑，面罩黑巾的人。

那人双手控僵，上身躬在鞍头上，两腿紧紧夹着马腹，两只寒星般的眸子，在黑巾的双孔内，冷芒闪射，显示出他内心的迫切、焦急。

借着夜空一闪继一闪的强烈的电光，他熟练的控制着马的速度，和飞驰的方向。

根据蒙面人精光闪射的眸子，和控马如飞的熟练一望而知他不但是一个内功深厚的武林高手，而且，也是一个马术精湛的骠

悍骑士。

看他对山路的熟悉，似乎就是住在这山区中的人，看他面罩黑巾，又分明是怕人认出他的真面目。

显然，他这样敢冒生命的危险，在如此暴风狂雨，雷电交加的漆黑深夜里，急催怒马，亡命狂奔，必是有万分火急的重大消息传递。

或者，他正要利用这个惊险、恐怖的大好机会，去完成一件较毁灭生命尤为值得的惊人事迹。

青马穿过高可接天的古木巨林，翻过崎岖峻险的横岭，绕过数座峰角，到达一座狭谷口前。

蒙面人的车速，丝毫未减，依然狂驰如飞，直冲入谷。

但是，他那双寒星似的眸子，更亮了，同时坐直了身体，显然，他已提高了警惕。

深谷范围极大，约有数百亩，南面是突崖，北面是高峰，正西横亘着一道崎岖绝壁，谷口是两座南向形成的纵岭。

这是一座死谷。

谷中俱是双人合抱的古松巨木，枝干密集，十分茂盛，一片苍翠。

茂林的深处，模糊的现出一座巨石古堡，在夜空强烈的电闪下，反射着苍青灰暗的白色。

古堡共有九座塔形堡楼，八座较低的，形同卫星，拱围着中央一座高耸夜空，特别凸出的独碉楼，乍然看来，直如鹤立鸡群。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座堡是依照‘九宫八卦’的阵势筑成。

堡内一片漆黑，没有一丝灯光，显得阴森、恐怖、死寂，宛如待人而噬的庞然怪物。

蒙面人仅略微看了一眼谷中形势，狂奔的青马沿着宽大石道，如飞冲进林内。

前进数十丈，蒙面人急拨马头，冲下石道，直奔林内七八丈外

的一座凹形大石前。

来至石前，右手微撑鞍头，飞身纵下马来。

他急忙将丝僵系在鞍头上，匆匆拍了拍雨水淋漓的青马长鬃，折身向深处驰去。

到达松林内沿，即是绕堡外的人工护堡河，这时水满四溢已分不出两岸的边际。

蒙面人似是知道护堡河的宽度，到达林沿，立即腾空跃起，飞越河上，直落古堡的高大石墙前。

堡青苍灰白，俱是八尺青石砌成，墙高七丈，上有堞垛，蒙面人立在庞然高大的堡墙下，宛如一个小黑点。

他用手遮雨，仰首看了一眼堡墙，接着系了和纱肩后的剑柄，足尖一点，腾空而上，宛如升空飞燕，飘然落在堞垛间。

堡墙宽约一丈，上面寂然无人，蒙面人停身的两座堞垛间，恰好对正一座通向中央堡楼的凌空钢索飞桥。

全堡飞桥共有四座，分由四角通向中央，暗含着‘四象’之势，飞桥长三十丈，宽值四尺，蒙面人对正的飞桥，正是最安全的一座。

根据蒙面人的种种迹象，机警的看了一眼左右两座铁门紧闭的卫星堡楼，立即从堞垛纵下，如飞奔上被风雨吹打得急烈摇摆的索桥，直向中央独立堡楼驰去。

看了蒙面人的机警举措，这座古堡中，必然有高手警卫，想是由于数十年难得一遇的恐怖雷雨，俱都躲进了八个卫星堡楼内，也许他们相信没有人胆敢前来虎口捋须。

但是，就在他们自恃无虞，躲在堡楼避雨的时候，却出乎意外的来了一个胆大的不速客人。

这时，蒙面人已通过索桥，飞身纵上中央堡楼的中层石栏上。

堡楼中层，共有八座同形式的兽环大铁门，但是，每座铁门的颜色，却炯然不同，对正飞桥的是一座红门。

蒙面人却跳下石栏，急步向一座黑漆铁门绕去。

黑漆铁门，恰巧对正面谷底的横亘崎险绝壁，位于堡外绝壁下的富丽花园，立在黑门前，可以一览无遗。

蒙面人翻腕撤剑，立即沿着斜斜上升的楼梯，如飞向顶上奔去。

看他纵跃奔跳，健步如飞，似是杂乱无序，实则，每一个落脚处，都按着八卦生克之理，同时，他起身落步，轻巧迅疾，捷逾狸猫，毫无声息。

奔上顶层，蒙面人立即举目上看，只见漆黑的尖顶上，果然悬着一个灰白小包袱。

蒙面人一见灰白小包袱，神情激动，迫不及待的腾空而上，伸手握住悬空小包袱的铁练。

在他握住铁练，挺腰挥剑的同时，铁练突然下坠三尺，楼外塔形尖顶上，“当”的暴起一声青铜钟响。

蒙面人似乎未料到铁练是系在尖顶中的铜钟上，而且，他事先似乎也不知道，尖顶中尚悬有一具机关铜钟。

这时铜钟一响，他的确吃了一惊，但他仍严然挥剑，猛斩铁练。

铮然一声轻响，铁练应声而断，身形疾泻而下，楼外尖塔上，再度响起一声钟响。

蒙面人的身形尚未落实，脚下已响起一阵苍劲的哈哈大笑：“阁下敢于今夜，只身单剑，夜闯‘九宫堡’，独上‘摘星楼’，阁下的胆识、豪气，实令老夫‘寝拐震九州’马云山佩服。”

服字出口，呼的就是一拐，猛向双脚刚落实的蒙面人扫去。

蒙面人一声不吭，旋身让过一拐，长剑反臂挥出，劲斩对方的手腕。

同时，已看清对方是一个霜眉银髯，满面怒容，手使镢铁拐的紫衣老人。

持拐老人见这人身法诡异，出剑神速，知道遇到了劲敌，大喝一声，疾演‘泰山压顶’，抡拐再下狂奔。

持拐老人，顿时大怒，暴喝一声：“不留下命来想走吗？”

暴喝声中，飞身疾追。

蒙面人身形如烟，快如狸猫，眨眼已窜至楼门。

持拐老人虽然也是有名高手，但与蒙面人相比，似乎又差了一筹。

蒙面人刚至楼门口，迎面又来了一人。

只见来人年约二十五六岁，一身银锻劲装，虎眉朗目，圆脸白胖，手使一根亮银红缨枪。

蒙面人认得来人，正是‘九宫堡’的一流高手‘小李广’钟清。

‘小李广’钟清，突见迎面如飞冲下了蒙面人来，知是擅登‘摘星楼’的人，立即大喝一声，挺枪就刺。

蒙面人挥剑一拨，枪尖擦身刺过，身形一闪，直向钢索飞桥奔去。

这时，风雨更大了，雷声震耳，闪电刺目，钢索飞桥摆得十分骇人。

楼下寒光闪闪，人影晃动，一片呐喊之声！

钢索飞桥的对面堡墙上，已有十数名高手守住。

蒙面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原就有孤注一掷的决心！

这时，飞身纵上索桥，直向堡墙奔去，地面上的高声呐喊，不同暗器，纷纷打来。

由于飞索高达数丈，加之狂风暴雨，地面高手无法仰面上看，因而，暗器未到桥，便被风雨纷纷打落地面。

由‘摘星楼’追出来的持拐老人‘鏊拐震九州’马云山和‘小李广’钟清，这时见蒙面人已奔上飞桥，顿时惊呆了。

蒙面人如飞奔至堡墙五丈处，厉喝一声，腾空而起，长剑幻起千百银锋，直向十数高手当头罩去，声势猛不可当。

墙上高手大惊失色，高声狂喊，齐挥兵刃，当前几人，惊得纷纷暴退，情势顿时大乱。

蒙面人趁机疾落墙面，足尖一点，飞身纵至堞垛上，肩头一晃，疾泻而下，直落墙外。

墙外的水，更深了，蒙面人双足落地，内心有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兴奋，立即飞身过河，直奔松林。

蒙面人奔进松林，回头见身后无人追来，不由仰天发出一阵悲忿大笑。

笑声一落，翻腕收剑，顺手将黑巾扯落下来——

一张英挺俊逸，肤如白皙的面庞，立即呈现出来。

两道浓浓斜飞入鬓的剑眉，一双黑晶晶闪闪发光的眸子，挺直的鼻，涂丹般的朱唇，由于连番搏斗，眉宇间的煞气仍极浓重。

看他年龄，最多十八九岁，但却具有了如此惊人的武功。

背剑少年，不敢停留，直向放马的大石处奔去。

尚未到达大石，即见他的青马，昂首耳竖，双目闪辉，马尾急烈的摆动，不停的连声低嘶。

背剑少年一见，知道青马在暴风雨中已经等得不耐烦，因而身形立时加快。

奔至马前，少年首先掀开鞍囊，急忙将白丝绸包放进鞍囊内。就在少年将小包放进鞍囊内的同时，巨形大石后，突然走出一个身穿黄绸衫，手持缅刀，一脸阴刁猥之色的中年人來。

青马一见，昂马怒嘶，猛向身后急退——

背剑少年立时惊觉，闪电转身，倏举右腕，一阵龙吟声中，寒光一闪，长剑已撤出鞘外。

同时，他的左掌，迅急将挺朗如温玉般的俊面掩住。

一脸阴刁猥之色的中年人，发现少年转身拔剑，举手遮面，那份轻灵神色，在他闯荡江湖的半生中，确属少见。

中年人心知遇到了高手，于是阴刁的冷冷一笑，沉声道：“本总管在此候驾多时了！”

说话之间，手横缅刀，缓步逼来。

少年一见来人，不由怒火倏起，黄衫中年人，正是‘九宫堡’内，武功仅次于老堡主‘陆地神龙’江浩海的“总管”闵五魁，也正是他的切齿仇人。

‘九宫堡’总管闵五魁，见少年掩面不语，目射冷电，凝目一看，竟是堡外花园的浇花小厮，不由顿时大怒，缅刀一指，厉声大喝：“卫明，你好大的胆子——”

大喝声中，飞身前扑，缅刀一挥，闪电下劈——

少年见被对方识破，不由杀机倏起，身形一闪，急忙横剑，铮然一声架开缅刀，喇喇喇一连攻出三剑，匹练翻滚，光华耀眼。

总管闵五魁，没想到在后花园浇花的卫明，竟然有如此惊人的武功，这时一连被攻三剑，竟闹了个手忙脚乱。

于是，怒喝一声，飞身暴退八尺，顿时愣了。

少年急忙停身，横剑厉声道：“谁是卫明？少爷就是十八年前被你们夫妇悄悄抱出九宫堡丢在‘系舟峰’上的少堡主江天涛！”

总管闵五魁听得浑身一颤，本能的急上两步，凝目一看，发现对方少年，两道斜飞入鬓的深深眉头上，果然各有一个稻粒大小的原砂痣。

闵五魁这一惊非同小可，面色顿时大变，不由慌得厉声大喝道：“胡说，我家少堡主江天涛正在堡中……”

少年顿时大怒，剑眉一轩，厉声大喝：“闭嘴，那是你和‘毒娘子’章莉花的孽子，难道本少爷不知？”

闵五魁一听，惊得面色如土，急忙心虚的瞟了一眼‘九宫堡’的方向，蓦然一声厉喝：“放屁！”

厉喝声中，飞身前扑，手中缅刀猛向少年江天涛砍来。

江天涛见闵五魁口出不逊，顿时大怒，身形一闪，振腕出剑，幻起一片耀眼梨花，立将闵五魁逼退三步。

就在这时，数声烈马长嘶，迳由九宫堡方向传来。

闵五魁一听，精神大震，一面拼命抢攻，一面连声大喝，显然企

图让即将出堡追赶的高手知道他与搏斗的位置。

江天涛心中一惊，大喝一声，立即进步欺身，手中长剑，一招比一招紧。

顿时，光芒暴涨，剑浪汹涌，势如长江大河，直向闵五魁涌去

闵五魁，惊得心胆俱裂，怪嗥一声，转身狂奔。

江天涛剑眉一竖，厉喝一声：“恶贼留下命来——”

厉喝声中，飞身上前。

身形快如电闪，不出五步，已经追上，振腕挺剑，直向闵五魁的后胸刺去。

冷芒一暗，立即暴起一声刺耳惊心直上夜空的尖声惨嗥，闵五魁两手扑天，撒手丢刀，踉跄两步，立即仆倒。

这时，马嘶连声，蹄声杂乱，已由九宫堡的吊桥方向，逐渐清晰传来。

江天涛又惊又怒，心中一动，拉起闵五魁尚在浑身颤抖的尸体，即向宽大石道上飞步奔去。

青马一见主人向石道上奔去，立即轻嘶一声，紧紧跟在江天涛身后。

江天涛匆匆来至宽大石道上，顺手一丢，即将闵五魁的尸体抛在中央，飞身上马，直向谷口如飞驰去。

这时，身后数十丈处，已隐约现出一群急如奔电驰来的马队。

江天涛已有了一次教训，翻腕收剑，急忙取出黑巾，再度蒙在脸上。

仅这眨眼之间的工夫，青马已驰至谷口，再听身后，马嘶蹄乱，一片吆喝。

江天涛知道追来的马队，必是发现了‘总管’闵五魁的尸体，心中不免有些暗暗高兴。

驰出谷口，江天涛的心情，顿时宽畅起来，但他仍熟练的操纵

着青马，沿着石道，狂驰飞奔。

绕峰、过溪、穿林，他又驰到方才奔上这条人工山道的地方。

江天涛一拨马头，如飞冲下山道，沿着一道深涧边沿，直向一座高峰下的穿崖处急急驰去。

这时，风势已渐转弱，雨也小了，但，夜空的闪电，仍极强烈。

江天涛仰首看了一眼夜空，心中暗暗感激上苍给他一个如此的大好机会。

渐渐，崖边宽度窄小，黑暗崎岖石滑，涧中水位暴涨，流声震耳欲聋。

就在这时，一阵急如骤雨，声如沉雷的群马疾奔声，隐约传来。

江天涛知道堡中高手已经追来，于是飞身下马，急急拉马前进。

到达突崖下，尽是纵横虬生，枝叶茂盛的丝罗葛藤。

江天涛奔至一处藤罗前，两手用力一推，茂密的藤罗，立即现出一个四尺宽，七尺高的藤门来。

通灵的青马，立即奔入门内。

藤门内，竟是一座高约近丈，宽有八尺的方形石洞。

江天涛紧跟着青马进入，立即将藤门掩好，折身向洞中走去。

石洞深约九丈，洞内十分干燥，五丈处有一向右延伸的支洞，在洞口可以清晰的听到由深处传来的潺潺水声。

江天涛急忙将马鞍卸下来，拍了拍马股，青马温驯的走进支洞内。

这时，那阵急如奔雷的马蹄声，已由方才的石道上，宛如暴风过境般，如飞驰了过去，直奔山外。

江天涛无暇去想那些，迫不及待的扯下黑巾，急忙由鞍囊内，将那个银丝小包袱取出来。

就在他取出小包袱的同时，一声清越悠扬的长啸，迳由‘九宫堡’方向，划空传来。

这声长啸，音质高亢，清晰悦耳，缭绕夜空，久久不绝，经验人一听，便知是发自一个内力深厚的高手之口。

紧接着，就在附近不远的峰顶上，也响起一声高亢长啸。

刹那间，不少峰头上，都响起一声隐约可闻的回应啸声。

显然，九宫堡的高手，正在大举搜山。

江天涛虽然焦急不安，但他自信那些人找不到此地来，不过，他很担心搜山的人会发现他已不在后花园的那间石室内。

事到如今，他已顾不了许多，立即运功五指，用力一捏，铮然一声，银丝绸包上的铁环，应声立断。

江天涛匆匆打开小包袱，一蓬柔和毫光立即射出来。

凝目一看，心中狂喜，只见小包内，端正的褶叠着一件八寸见方的深蓝丝缎，上面缀满了大小不一，颜色不同的珍珠玉石和金丝花纹，毫光闪射，耀眼生辉，周围洞壁上，立即洒上一层蒙蒙彩霞。

江天涛愣愣的注视着那件霞光瑞气的蓝缎，不由激动的落下泪来，他由浇花僮，一跃而为少堡主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这半年来，他一直为此努力，绞尽脑汁，‘旋义玉女’亲手编绣的‘绣衣’终于到手了，苍天果然不负苦心之人。

他用激烈颤抖的手，捏住‘绣衣’的一角，缓缓的提起来。

仔细再看，他完全惊呆了。

小包内竟不是整件的‘绣衣’，而是一只带有长长白绫袖口的左袖！

江天涛的俊面上，苍白如纸，腮肉痉挛，泪珠一颗接一颗的落下来，他提起的那只左袖，伤心的久久不知放下去。

就在这时，一阵疾速的衣袂破风声，清晰传来。

江天涛心中一惊，急忙将小包掩住，洞内立趋黑暗。

凝神一听，面色大变，来人已到了洞口前。

江天涛惊的倏然跃起，拿起小包，提着马鞍，飞身纵进支洞内。

就在他纵进支洞的同时，洞口的藤门已发出被推动的吱吱响

声。

江天涛心中一动，似乎想起什么，探首一看，只见闪身进来的竟是一个头戴风帽，肩披长发，一身黄绒衣裙的绝色少女。

黄衣少女，年约十六七岁，桃形的脸蛋，弯月般的黛眉，晶莹凤目，瑶鼻樱唇，香腮上的两个酒窝特别深。

只见黄衣少女，紧蹙黛眉，神情显得异常惶急，匆匆将藤门掩好，急步向洞中奔来。

江天涛一见黄衣少女，竟是舅母‘无影女侠’薛丽绢的唯一爱女汪燕玲，于是丢下手中马鞍，急步迎了过去，同时惶急的低声问：“玲妹，这大的风雨，你怎的来了？”

黄衣少女一见江天涛，凤目中的泪珠立时滚下来，同时玉手掩面，流着泪颤声，说：“涛哥哥……急死小妹了……”

江天涛见黄衣少女汪燕玲，满身雨水，急忙伸手扶住她的玉臂，慌忙的急声，说：“玲妹，快到里面坐。”

说话之间，扶着汪燕玲，迳向主洞的深处走去。

黄衣少女汪燕玲，一面前进，一面仍心有余悸的流泪惶声说：“方才在‘摘星楼’下，看到那么多高手截击你和那多的暗器打你，小妹几乎吓晕了过去。”

江天涛感慨的黯然说：“为兄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那时已顾不了许多了。”

说话之间，已到了一张小石桌，和一方铺满了柔细枯叶的大石台前。

汪燕玲举手取下风帽，一蓬如云秀发，和一张带雨梨花般的秀丽面庞，立即呈现出来。

江天涛心中十分感激汪燕玲冒雨前来看他，这时见他清丽秀美的表妹脱下风帽，关切的急上两步，好心的为她去解已被雨水湿透的长披。

但，他的手刚刚伸出，汪燕玲竟惊得紧紧裹住娇躯，急忙退后

两步，同时羞红着娇靥，慌急的说：“涛哥哥，小妹不冷！”

江天涛看得一愣，断而一想，恍然大悟，心想：表妹虽然披着长披，但她展开轻功飞驰时，怎能挡得住风雨，衣裙必然淋湿，如果脱下长披，玲珑的娇躯，高耸的玉乳，岂不曲线毕露？

心念至此，觉得自己真是太傻了，因而俊面一红，不由也紧了紧自己的长披，讪讪的笑着说：“我也不冷！”

像平素，汪燕玲一定会笑他：谁问你来？但是这时她心情惶急异常，已没有心情再向心爱的表哥打趣。

于是，瞪着一双晶莹凤目，紧张的关切问：“涛哥哥，拿到了吗？”

江天涛听问，立即苦笑一笑，即将腋下挟着的银丝小包袱，丢在大石台上，同时，失望的说：“玲妹你看！”

汪燕玲冰雪聪明，智慧过人，一见江天涛黯然失望的神色，芳心不由一震，心知不妙，脱口惶声问：“怎么？……”

说着，迫不及待的急上两步，伸出有些颤抖的纤纤玉手，急忙将小包袱掀开了。

一蓬毫光一闪，汪燕玲脱口一声兴奋低呼：“啊，涛哥哥，这就是呀！”

但，当她的纤手一提，竟是一只绣满珍珠玉石的左袖时，她不禁突然一愣，立即迷惑的说：“绣衣怎会是这样的？我娘临终之际绣衣交给小妹时，曾对小妹说：这是你姑母‘旋义玉女’亲绣的蓝衣。小妹当时打开看过是整件的嘛……”

说话之间，瞪着一双晶莹凤目，微张着鲜红欲滴的樱口，注视一脸茫然神色的江天涛，一瞬不瞬，似乎在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江天涛更是不知，只得木然的摇了摇头。

汪燕玲凤目一亮，似有所悟的急声说：“哼，这件事，恐怕又是‘总管’闵五魁和他妻子；‘女掌院’毒娘子章莉花两人搞的鬼。”

江天涛听得心头一震，不由焦急的问：“他们也知道绣衣上的